

杨宪益◎著
薛鸿时◎译

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莫德学院研究古典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一起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英语系主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翻译专家等。1993年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杨宪益自传



从《离骚》开始，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人民日报
[名人传记系列]

杨宪益自传

杨宪益◎著

薛鸿时◎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宪益自传 / 杨宪益著；薛鸿时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15-0032-8

I. ①杨… II. ①杨… ②薛… III. ①杨宪益 (1915~2009) —自传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4132 号

书 名：杨宪益自传

作 者：杨宪益

译 者：薛鸿时

出版人：董伟

责任编辑：银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33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

开 本：700×1020 1/16

字 数：320 千字

印 张：25

印 次：2010 年 2 月 第 1 版 2010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0032-8

定 价：48.00 元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家 世	1
---------------	---

母亲日 后告诉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个吉兆又是个凶兆：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然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

第二章 读书和入学	11
-----------------	----

学校里的大部分课程我都喜欢。我的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成绩远比其他学生好，数、理、化、史、地我也都爱学。我喜欢证明平面几何的一些定理，最后加上 Q.E.D (证明完毕) 字样，因为这是训练逻辑推理的好办法。

第三章 在学校	19
---------------	----

我参加了考试，主考官们说我的智商和英语成绩好极了，不必上大学一年级，可以直接上二年级。然而我还想参加清华和北大的入学考试，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的整个计划都改变了，我没有进中国的大学而是去了英国。

第四章 出 国	25
---------------	----

那时候的我，非常任性，我是家里的小主人，决不受任何人的欺负。也许这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有关，中国人总觉得所有西方帝国主义都想来欺负我们，当时的我，心中正充满这种情绪。

第五章 美国见闻	33
----------------	----

在我们的行程即将结束时，我忽然有了自信，便一边下棋，一边和那个英国人聊起天来。从此以后，我讲英语似乎已轻松自如，再也不会张口结舌了。

第六章 伦 敦 39

保罗总觉得我的思想更加活跃，所以他说我是达达尼昂，他是波赫多斯，他们都是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人名。可惜少了阿拉密和阿托斯。保罗是由罗马尼亚政府派到英国来的，他说自己是个保皇派，和某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关系密切。但是我们俩从不详细谈论这些情况，当时我们对欧洲政治并不很感兴趣。

第七章 欧洲各地的旅行 47

他告诉我说，他的眼前出现了大海。他看到了大西洋的景象。那里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她正在为我憔悴。我俩尚未相遇，但不久以后就将见面，许多奇妙的事情和冒险经历正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第八章 从英国到瑞典 55

听完演讲他离席时，他看见我和其他几名中国学生一道正站在门口，各自手持一顶帽子用以接纳捐款。他显出非常惶惑的神情，他和我道别时偷偷地往我的帽子里放了一张十英镑钞票。我向他致谢。他看到他年轻而富有的中国朋友竟会做出乞丐的行径，一定感到十分震惊。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有发生任何联系。我从事反日宣传，忙得要命，也顾不得这些了。

第九章 在牛津 63

我记得有几个晚上，我跟他去了当地的酒馆，喝啤酒，还和当地工人一起玩掷镖游戏……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和当地工人玩掷镖时有好几次投中了靶心。当地人很惊奇。他们把我举到一张桌子上去站着，大家高声喊道，如果我回去打日本，他们愿意追随我，参加我的游击队。这是个令人振奋的场面。

第十章 学校之外 71

我攻读法国中世纪文学的时间很短，但正是在这期间，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戴乃迭，她也在学法国文学。我们俩曾在一起听课。后来我改学英国文学以后，她也决定放弃法国文学，改学中国文学。当时牛津大学刚开始设置中国文学荣誉学位，她是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

第十一章 戴乃迭 81

乃迭和我决定订婚，我在校园内的宿舍里举行了一次早餐会，我在会上宣布了我们订婚的消息，那天我的许多年轻的英国朋友都应邀出席了。我也曾向伯尼发出邀请，但他没有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第十二章 回国之前 89

我在进牛津大学之前，曾读过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进牛津以后，又读了一些，一个中国青年倾向马克思主义，这决非偶然。我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都走了同一条道路。这是中国人民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

第十三章 回国之际 95

我决定带回国的书籍还装满了大约七大木箱，由海路托运到香港，等我到达那里时去取。但事实上我们再次见到这批书时已经是战争结束以后了。

第十四章 回 国 103

我们从南安普敦开始我们的旅程，我们乘坐一艘小班轮，由一个包括两艘驱逐舰的护航队护送。我们穿越大西洋的航程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任何德国潜艇的骚扰。

第十五章 重 庆 111

1940年秋天，当我来到重庆时，这座城市已挨过几次轰炸，但遭受的破坏并不大。然而，既然炸毁了一些房屋，城里就充满了无家可归的流民和乞丐，到了晚上，巨大无比的老鼠从阴沟里钻出来到处找食吃。这是个可怕的景象。

第十六章 结 婚 119

我们从亲友中选定两位最有影响的人物当主婚人，一位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另一位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母亲的房东、我很不喜欢的那只“熊”。之所以选南开大学校长当主婚人，是因为我妹妹在重庆的南开中学教书。两位主婚人依次发表讲话并表示祝贺时，两对新人站成一排。我们向他们鞠躬致谢，整个仪式就结束了。

第十七章 贵阳 127

在贵阳期间，乃迭找医生就诊，发现她怀孕了。她写信告诉了在成都的母亲，她母亲在回信中建议她到成都去分娩，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较好。

第十八章 成都 135

雇男仆比雇女仆要多花钱，但是，尽管他的工资比女仆的工资高，他除去给我们做饭以外，什么事都不干。于是我们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照顾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亲自给他洗尿布。我们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我给他起名叫杨烨，但乃迭爱叫他“臭臭”，因为她觉得他身上的气味像臭鼬。

第十九章 国立编译馆 143

国立编译馆最初成立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重庆。馆内有一百多位编辑和翻译，大多是以前在各个高校任教的教授或讲师。

第二十章 翻译工作 151

那些年里，我是个相当多产的作者，有很多论文和译作问世。假如我一生中的这个丰产期能持续得更久，我很可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与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课题的权威。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使我离开了学术研究的领域。

第二十一章 离开重庆 159

这些书和照片统统损失掉实在太可惜了，可是我们还得庆幸自己没有在那艘船上，到达南京时我身边总算还留着少量书籍。至今我的书架上还有几本盖着日本戳子的书，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纪念。

第二十二章 在南京 167

我记得，1948年和1949年初，我的教授月薪只相当美金八元或两袋面粉，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正在走向崩溃。国币这么不值钱，要干六七份工作才能勉强养活一家人。

第二十三章 定 居 173

我在南京定居以来，很少为国立编译馆做翻译工作，大量时间都用于兼职和从事政治工作。我还抽时间写些短文，主要是关于中国北方诸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回纥族、朝鲜族古代历史的研究文章。

第二十四章 解放（一） 181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时，城市外围非常安静。九点钟左右，我听到共产党军队开进城里的声音。我走到附近的城北鼓楼的一条大街上。那里早已挤满人群，主要是大学生，他们聚集在马路旁，用开水、饼干和糕点欢迎开进城来的军队。

第二十五章 解放（二） 189

南京解放以后，我很少有工夫陪伴我的家人们。乃迭生了我们第三个孩子，我的二女儿杨炽。她生于1949年11月，南京解放后才几个月。当时乃迭住在医院里，我很少跑去照顾她。

第二十六章 解放初期 197

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我参加了，当时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斗争了几名在美国石油公司当买办的商人。上面要我起草一份关于这场群众运动所取得成就的报告，但我的稿子最终未被采用，因为文章的调子太温和了。

第二十七章 工 作 203

于是我们决定进外文出版社。该出版社社长刘尊棋是一位资深的中共党员。解放前他在上海编过几种杂志，他早就有系统地把中国文学全部主要作品都翻译成英文的设想。他要我来主持这一计划。

第二十八章 毛主席的接见 209

当他走到我跟前时，周总理说我也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是产生在中国南方的一篇古诗，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

“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

“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第二十九章 50年代（一） 215

1955和1956年间，有一份杂志很受群众欢迎，它叫《新观察》。它的编辑跑来向我约稿，他们要我写几篇题材广泛、群众喜闻乐见的轶事、掌故。于是我写了一系列文章，讲的是：中国的邮票、中国的菊花、中国的金鱼、中国的竹子、中国的荷花和中国的梅花等等。结果这些文章大受欢迎。

第三十章 50年代（二） 221

尽管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但50年代仍是我从事中译英工作成果最丰硕的时期。《离骚》及其他诗歌、四卷本《鲁迅选集》以及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出版以后，我又翻译了3至7世纪的故事集、唐代传奇、宋明平话的小说、清代初期的诗剧《长生殿》、明代诗剧《牡丹亭》节译本、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戏剧选》以及一些地方戏剧本。

第三十一章 从1958年到1960年 229

能住在市里一座带庭院的旧式房子里，我们都感到高兴，这比住在西郊单元楼里强多了。我们立刻通知单位的办公室说，有一位朋友把市里一座房子借给我们住，我们已经决定要搬到那儿去了。那座房子位于北京城东北部一条叫做八宝坑的胡同里。庭院非常宽敞，长着一些枣树和胡椒树。我们非常喜欢住在那里，事实上我们住了大约三年，从1958年到1960年。

第三十二章 60年代初 235

乃迭在大跃进时期决定提出带小女儿杨炽一起回英国探亲的申请。自从她于1940年来中国以后一直没有回过英国，快要二十年了吧，因此她的申请完全合情合理。然而《中国文学》社不愿她离开，他们制造种种借口，就是不放她走。

第三十三章 批 斗 243

这时，群众集合在桌子周围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责问我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为赫鲁晓夫辩护，等等。当时我站在离地十英尺以上的高处，就怕他们一气之下会撒野，推我，踢我，把我从高处扔下来。那样我准会摔得断了胳膊折了腿。所幸的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他们把我批斗了一个来小时，就扶我下桌子，放我走了。

第三十四章 幻 听 251

有敌人在害我，准是这么一回事，因为我根本不是阴谋反对自己祖国的坏蛋。于是在单独一人时，我就想找那个暗藏的敌人辩论，甚至想查明他是什么人。晚上，我独自坐在家里的起居室里，乃迭和孩子们都到寝室去睡觉了，我就大声对那个暗藏的敌人说话，想揭穿他的阴谋。有一回，乃迭还没有睡着，听见起居室里的响声，就走出来。她认为我已经疯得胡言乱语了。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快要疯了。

第三十五章 入 狱 257

196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乃迭和我双双被捕，从此监狱就成了我们的家。我俩足足被囚禁达四年之久，直到1972年五一劳动节才出狱。从1968年年初开始，许多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以外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入狱。这一切的起因是江青在年初时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必须警惕外国间谍。

第三十六章 坐牢期间 265

1972年我出狱后才听说，我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一家工厂当工程师的儿子，由于与单位同事们相处不好，变得精神失常。我两个女儿无人照料，已被送往农村。那四年里，她们也受尽了苦。

第三十七章 出 狱 273

我拿起党报《人民日报》观察外国发来的贺电，我注意到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两个人。这

是极不寻常的。当时西哈努克亲王被认为是中国最亲近的朋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如果林彪继续得宠，西哈努克决不会犯一个如此严重的错误。我早就注意到了，最近几个月来，林彪的几个追随者的名字已从报纸上被一一删除。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我经过思索，就拿起我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把前边那一页撕掉了。“小红书”前面那页是林彪写的前言。我们一向得把它当圣经似的牢记在心。既然我确信林彪已经失去权力，因此我认为该是把那一页清除掉的时候了。同牢房的其他犯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第三十八章 回 家 281

我记得，入狱之前，我在出版局院子里捡到了这副头盖骨，为了取乐，我在里面种上几株小小的仙人掌。仙人掌长得有一英尺多高，由于缺水，早就枯死了。它一定为企图获得阳光和水挣扎了很长时间。它虽然仍挺得笔直，但我用手指只轻轻一碰，它立即化为粉末。

第三十九章 恢复工作 289

恢复工作意味着把入狱前进行的项目做完。从1972年我俩获释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俩从事的惟一认真的翻译工作就是把清代著名长篇小说《红楼梦》译完。这部作品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因此这项译事给我们带来很多荣誉，甚至是溢美之誉。

第四十章 访问各国 299

1979年以后，旅行重新进入了我俩的生活。从1979到1986年之间，乃迭和我出国许多次，访问了一些国家。自从我1940年回国以来，还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呢，匆匆已将近四十年。

附 录

此情可待成追忆

——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311
未完成的心愿	316
抗日战争杂忆	319
年过八十	323
我的启蒙老师	326
记开始学外国文学	329
回顾我过去学习英语的经历	332
我学外文	334
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	335
记学写旧诗	341
关于我的打油诗	

——《银翘集》序	344
良师益友忆当年	349
回忆萧亦五同志	351
怀念老舍先生	353
回忆钱锺书兄	355
冀野和我	359
我和董乐山	362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	364

译后记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新版《杨宪益自传》译后记 薛鸿时 367

杨宪益先生大事年表

..... 373

杨宪益 自传

第一章

家世



母亲日后告诉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个吉兆又是个凶兆：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然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

我出生于 1915 年（民国四年乙卯）1 月 10 日，按阴历推算，是甲寅年（虎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母亲日后告诉我，她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算命先生说，这既是个吉兆又是个凶兆：这个男孩长大后不会有同胞兄弟，他的出世还会危及他父亲的健康；然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惟一的男孩，而且我五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七十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

1911 年 10 月，中国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共和国，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出生在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四年。清王朝被推翻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垂死的封建王国，而正在步入现代世界。然而，旧思想、旧习惯很难消亡。我出生时，周围的世界看上去与几十年前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王朝早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就已开始衰败。19 世纪末，满族统治者早已失去活力，政府的运作主要掌控在汉族官员手中。历史事实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是在袁世凯和其他一些北洋官员逼迫下逊国的。接着，他们请在南方的孙中山来当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首脑。从民国成立时起，中国北方就控制在一批前清官僚和武将的手中。我的祖父是一名地位颇高的清朝地方官，我的几位叔祖都是袁世凯以及许多北洋高官的亲密同僚和朋友。当时我父亲担任在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那家银行是政府办的官僚资本机构，我父亲对早期的中国北洋军阀给予财政支持。尽管我父亲并不是高级官员，但他和早期的中国北洋政

府首脑们都关系密切。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件丝质的黄马褂，这在旧时代，只有清王室的年轻王子们才有资格穿。这是袁世凯家馈赠的一件礼物。孙中山先生过早的逝世后，曾在逼迫前清末帝逊位中起主要作用的袁世凯，自命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接着还企图称帝，但他的图谋还没有得逞就死去了。^①袁世凯死后，继任我们年轻共和国总统的那几位，都是前清官僚或北洋军阀，大多与我家关系密切。关于我老家的情况就说到这里。

我的父亲有三房妻室，第三个是妾，不算家里的正式夫人。我母亲是第二位夫人。她最初也是父亲买来的妾，由于第一位夫人没有生男孩，而我母亲年仅十八就为他生了第一个男性子嗣，于是她就成了家里的第二位夫人。我幼年时必须把父亲的第一位夫人也称作母亲，于是我就有了两位母亲。我的第一位母亲是江苏省北部淮安人，那是在长江以北，淮河流经的地方。我祖父一度担任过那里的知府。她是一个旧式富家的千金。她虽然给父亲生育了几个儿女，但他们大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女儿。她的大女儿，我的同父异母姐姐，生活很不幸。她母亲禁止她上新式学校。她只能在家里随一位塾师学习儒家经典，学着做旧体诗。她的婚姻不成功，不久就离了婚，后来跟一名年轻男仆私奔了。那男仆向我家敲诈去很多钱，家里才把她赎回来，从此她留在家里终生未嫁，直至1950年死于癌症。我和两个妹妹替她起了个绰号，叫她“公主”。第二个女儿，我第二个异母姐姐，也被禁止上新式学校，她十几岁时就因患结核病而去世。她是位温柔、善良的姑娘。她的死使我非常伤心。我的第一位母亲也因患癌症，解放前不久死于天津。

我还有一个异母妹妹，她是我父亲第三个妻子所生。她比我小两岁。

^① 作者误记。孙中山逝世于1925年，而袁世凯称帝在1915年。——译者注



杨宪益的大妹杨敏如和小妹杨静如在天津时的留影。

父亲死后，他第三个妻子决定离开杨家，嫁给一个戏班子里的男人。于是她带着她的女儿走了，我们从此与她们失去了联系。多年以后，我们得知：我的那位异母妹妹已成为一位京剧演员。有人告诉我说，她的名字曾登在几种报纸上。她们母女俩如今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吧。

我的生母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女儿，她们都比我小。多年以后，我的大妹妹敏如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如今已退休。我的小妹妹静如以前在南京教英文。她也是一位作家，笔名杨苡，出版过一些诗和散文。

我对自己的父亲仅留有若干十分模糊的印象。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他是祖父八个儿子中的长子。我祖籍泗州（现在叫做泗县），位于安徽省北部。尽管我祖父当了江苏省北部淮安府的知府，并把家迁到那里，但我们仍以泗州为祖籍。我父亲早年是在淮安度过的，后来被送往日本留学。晚清时期，许多具有开明的改革思想的官员，都喜欢把自己的儿子送往国外留学。我祖父的八个儿子都是留学生，他们分